

荀子集解

帰葉山房石印

荀子集解  
歸葉山房石印

荀子卷第十九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

王先謙集解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禡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盧文弨曰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

聯屬者聞一  
格以識別之

大略舉為標首所起下文也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雜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為樹然則屏取屏蔽之義但令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墳墳分別外內也荀書每援禮文此云外屏內屏而云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稱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樹垣也引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即爾雅本文蓋已不主外屏之說矣近浙人金鶴氏著論深是高説以為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守在門之間門即應門也其言甚辨見所著求古錄今據其說存之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輦謂

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詩曰我出我輶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山於衣而服冕即袞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袞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繡鄭注觀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裳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為韋而戴弁也玉藻曰韋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茶大夫服笏禮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挺然無所屈也天子御珽諸侯御大珪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劍上至其首而方也茶古舒字玉之上圓傳寫往住爲國韋也出宋或省作士若韋者作執韋韋者皆是也故諸侯中上介也以其教士舉行文與此同也下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士當為出言必聽律習容而後出也傳云聽律謂韋佩玉藻云習容觀玉韻乃出鄭注曰是其証也○王念孫曰教出當為教則以師為以其教出舉行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御為介承摺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御為上摺出會失士內文篇士出上本紀大戴禮五年左傳韋也出上本紀韋也韋者大孔璧也爾雅好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二子安二字從此明諸侯出灑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聘人以珪問士以璧石人以瑗絕人以玙友絕以璪聘人以珪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

諸侯召臣以瓊歛，瑛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遂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問士者謂問人以事則以璧為擎如魯哀公執擎于周豐也。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為國以仁為本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也○盧文弨曰案聘禮記曰物其指矣唯其僭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吉同美也賛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淡禮詩曰詩之義也○俞樾曰案上句不時宜注時宜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文疑不敬大之悞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敬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為敬文此敬文悞為敬文猶彼敬文悞為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悞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

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表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郝懿行曰表不明則亂此云表乱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郝懿行曰此語今書以入大禹謨雖字作俾荀所偁則未知出何書也又解蔽篇偁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作惟矣此引舜曰彼援道經皆不偁書俞樾曰此即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楊氏悞古文尚書為說乃日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失之矣故禮之生為賢

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

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

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

戶子曰務成昭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

黃帝學于太墳。頤頃學于株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於務成蹟。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

○盧文弨曰。案新序五。太墳作大真。古今人表作大墳。錄圖作緣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祕注法言引新序作君疇。成子伯。新序作威子伯。時子思作鉉。時子思致毀也。

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

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縗麻而已。其禮皆可畧也。

禮記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

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

事也。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儀禮作勗率。鄭云。勗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為

音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

子言。唯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

禮記

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

惠亦賜也。五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為人之行也。

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

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

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馬。勿稱之也。勿面謂不形見於面。勿貌謂不優以辭色。

伊教使自得之。注謂不欲使其愧非。

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

郭嵩燾曰。宮室與國家對。丈、臣妾與萬民對。文、宮室者。門楣之內。庭戶之間。盡一家之人言之。楊注悞。

五

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行者。在

荀子立事篇。荀

人心者皆禮也。

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盧文弨曰。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也。怪

禮之大凡事。

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

不可太質。故為之飾。

親親故。庸庸勞勞之殺也。庸功也。

禮之大凡事。

勢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

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

倫理也。此五者非

仁恩皆出於義之

行仁義得其節也。

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

則是禮有次序。

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

出入也。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

其門而由之。非義也。

虛讀為居。殺之悞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

盧云。非義

也。亦當為非禮也。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

劉說。非義也。義字不悞。此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

仁非其理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

正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

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遂理而

不敢不成義。

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

知其意也。知或為和。

不敢不果斷。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難。審節而不

知。楊於不知下加和。

相似。君作和。與君和。既不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

和。雖和順積寧。而英華不發於禮節。謂之不

其意二字失之。和而不發。不成樂。

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

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

仁而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

得中。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能斷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之不

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

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之不

能斷。然後為

禮記曰。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為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

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悞耳。相似。君作和。與君和。

既不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

和。雖和順積寧。而英華不發於禮節。謂之不

和。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能斷義也。本謂仁义。末謂禮节。谓之不

能断。然後為

禮。則不成禮。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

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能斷義也。本謂仁义。末謂禮节。谓之不

能断。然後為

禮。則不成禮。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

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能斷义也。本謂仁义。末謂禮节。谓之不

能断。然後為

道貨財曰賄。輿馬曰賄。衣服曰襍。玩好曰贈。玉貝曰哈。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皆春秋之制也。賄猶覆也。贈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襍猶遺也。遺是助死。葬是贈。所以佐者之禮也。知生則賄。葬知死則襍。哈也。禮記奔喪曰。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贈襍賄。所以佐生也。贈襍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葬時故吉行五十。葬百里。不以夜行禮者。政之輓也。如輓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賊害策。編竹為之。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後易之以玉馬。

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

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也。賈誼曰。憂喜

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弟二策也。第三策也。

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先謙案。羣書治要。作務哉務哉。

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蚕。朝大晚。非禮也。謂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蚕也。又曰。田不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

平日拜。

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

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

○都懿行

而手至地故曰下衡稽顙

則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

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

辟讀為避

一命齒

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

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

鄭注禮

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

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

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

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

之大夫也故

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

一命雖公侯之士子男

曰下大夫也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

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

曰下大夫也

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為序也

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

之不得謂不得聖人

故

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汪中曰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

家無禮不甯之下此因上尚尊尚親之大而悞

觀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

聘享奉東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

享畢賓奉

云享獻也既聘又

誠所以厚恩意也

東錦以請覲所以私見也

聘享以賓禮見私覲以臣禮見故曰私見

鄭注儀禮

誠所以厚恩意也

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脩

儀修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

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

鎗鎗與蹠同濟濟多士

謂君臣

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

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

疾吊喪而入諸臣之家是

為謹也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有酒醴則辭

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

為謹也

○王念孫曰設當為謹字之誤也

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

其疾吊喪而入諸臣之家是

為謹也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有酒醴則辭

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

為謹也

謂制度精麤設宴也

故楊注云謹宴也今注大講字

亦惟作設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

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是其証也。

君臣父子之本也。

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有感也。

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為本。

夫婦為本。故以夫婦為本。

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毛義。與荀卿之說合。楊注偶未省照。乃云此悞而改其文。誤矣。十日一御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御。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側十之形。因轉寫致悞。疑正吉天王引之曰。既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習南接有梅及深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相印乃後人朱服本解于改之。皆自楊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悞矣。冰泮殺止。舊據要而言。內字下屬為句。四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

**視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游目撫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尺而六之。則為三丈六尺也。

**十六三丈六尺**立視五雋。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王引之曰。大之當為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為三丈六尺也。

**大貌情用**相為内外表裏。

大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

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悞也。○王念孫曰。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為内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内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後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先謙案王謂文貌。猶文理。是也。禮論篇文理史記並引作文貌。是其訛。禮之中流也。

索謂之能慮。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

並解於禮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

**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

**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公羊傳謂死衛社稷人謂舉賢也。

**易**日秦伯

使遠來聘。達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為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殽。而自變悔作。春誓詢。故黃髮是也。

**妬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掩蔽公道奉如

謂之暗昧奉如

士有

謂之暗昧奉如



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比。今之所謂例也。下云。慶賞刑罰通類。亦然。楊注未明晰。虛分段。並非二句。又見王制篇。俞樾曰。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為類。正義曰。類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

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為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

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來。或君之人入采地。與新有昏。暮不事。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役。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續古作賡。賡之為言庚也。庚然剛強不屈之貌。言不阿諛也。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晏子也。○盧文弨曰。續然大夫四字。未詳。郝懿行曰。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興功用。故不如晏子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才畧也。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於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郝懿行曰。此謂管仲尚功力而不脩仁義。子產之恩惠也。子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曾元曾參之子。志卑者輕物。物輕不勝任矣。必自輔。苟不求助。何能舉。既無輔助。必氏羌之虜也。謂見不憂其係壘也。而憂

其不焚也

壘讀為壘。氏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

而憂不焚，是愚也。

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

幾為知計哉

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遠，披靡而來

及於國家，言不卹其大而憂其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

詩周頌傳曰：

靡累也。是其義。王念孫曰：靡者減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靡減也。郭璞曰：或作摩減，字音靡。

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壓無不靡減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滅，摩與靡靡古同，毅而通用。

說見唐詩正

小與氐羌之虜何異

幾辭也。或曰：幾，讀為豈。

陳與日案靡累也。言所利在

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

其害乃至於滅

國家也。方言靡減也。郭璞曰：或作摩減，字音靡。

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壓無不靡減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滅，摩與靡靡古同，毅而通用。

說見唐詩正

明也。眸而見之也

心之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

豈可但謂之眸乎？眸讀當為睇。說文目部：睇，低目視也。從目，冒，轂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下隨舉車光，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

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能使其好

義，不勝其欲利也。

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

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皆謂言士不通貨財。士賤雖得言，貨財之亦不得貿

遷如商賈也。

有國之君不息牛羊。

息繁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錯置也。質讀為贊。孟子曰：出疆必

察于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為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

家鄉不脩幣。

大夫莫贊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

為場園。家鄉不脩幣，謂不脩財幣，敗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圃，謂若公儀

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

○王念孫曰：場圃當為場園，字之悞也。

韓詩外傳作本俞樾曰：上云士不通財貨，楊注不得貿遷如商賈也。此云家鄉不脩幣，謂不脩財幣。

注所

敗息之也。然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作家鄉不脩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敝字之悞。施當為弛，古同般假借字也。弛即今蕭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蕭，槐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槐木垣曰柵，說文木部也。落也。家猶不脩敝弛，謂從士以上蕭落敝壞，不脩葺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為場圃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臧。然故民不困財。○王念孫曰：羣書治要財作則句，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先謙案羣書治要作則刑罰然後民不困財。上方注云：後作故則作財。是校者以作則者為非。當從今本。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先謙案有所竄其手，猶言有所措手也。楊注失之。況羣書治要作有所竄其中矣。疑以意改之。

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荼無誅已。並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

多積財而羞無有。羞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文王誅四省也。

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閭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閭自脩飾也。○

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而羞字而悞也。上好義則民閭飾者，言上好義則民雖處隱閭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于利而行也。若以氏奉執子具備，謂民閭飾也。父使民閭行士閭飾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閭飾也。益缺論錯幣萬上好貴好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禮則民閭飾也。上好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富則人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禮則民閭飾也。上好貴

富乎忍耻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忠恥不顧廉耻，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

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先謙案節猶適也。謂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謁請也。婦言是用也。苞苴行與。

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云。苞苴裏魚肉者或以葷或以茅也。

天之生民。

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

尊大夫而已。差級也。謂制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

人謂賢良。事謂職守。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

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若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

以賢易不肖。

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

無人禦敵。故知必克。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

過卞。卞魯邑莊子。卞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

不知而問堯舜。

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無有而求天府。

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

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

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即是堯舜。無有而求即是天府。下文

補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盧說為六載之悞。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真入天府而

求之。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真入天府而

也。即

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

則可為堯舜。六貳之博。則天府已。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

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財。時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馬。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

注楚辭云。接六著行六墓。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盧文弨曰。貳當作載。報之

悞也。即

六經也。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

如蟬蛻也。幡與翻同。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立效。其置顏色出辭

氣效。效也。置措也。言造無留善。

有善即行。無宿問。當時即問。

次皆學而不捨也。無留善。無留滯。不俟經宿。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

究其難。非知之難。行之為難。故

善行之者。是究其難。

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草。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

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先謹奉君子不以窮達

不失道而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屢盟其心一也。

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則不在盟誓也

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

贊相也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許妄也立行言為可聞所以

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悅近親遠情則吸奪無由及親也

曾子使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

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歸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

為孔子弟子此云遠曾子豈子事者為之歟乘輿之輪

太山之木也示諸隱枯三月五月為轡采斂而不反其常

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冥隕枯槁株木之器也言冥諸隱枯

或三月或五月也轡采木隕或日暮讀為欲謂轡與轡也欲

故而彎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枯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轡誠其眼也進而眡之欲

其轉之廉也前云轉宵轡之草生革急則本廉潤見考工記又日繫其轡養不齧則輪雖

敝不至齧安若謂轡入轂中者冬讀為底謂轡入于中者也唐韻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

中輶辟有槁暴不復齧矣君子之儀甚不可不慎也慎之故不可慢

蘭茝蕙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亦可易置之言所漸青美而加貴也佩或

予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堪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堪之蜜醴而寘焉為矣說苑家語畧同塵醯作鹿醢案漸於蜜醴漸於酒漸之漸中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佩即易之

各書俱一正君漸於香酒可識而得近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為

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郭林行曰正君者好是正直之君謗言甘而易入如飲醇醪令人自醉故以漸於香酒譬況之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